

增而倍之，以作大字，皆中尺度，曾无小差，非至详至悉，悉曲于法度之内者，不能也。”

2. 李嵩和他的代表作《货郎图》

少为木工，李嵩观察事物的角度更倾向具体和精确。

李从训因“爱其才”收李嵩为养子，这位北宋宫廷画院南渡的画家，曾是“宣和待诏”，“工画道释、人物、花鸟，位置不凡，傅彩精妙，高出流辈”。

李嵩一生创作了许多作品，除界画外，他还兼工道释、人物、山水、花鸟。李嵩画花鸟，有《花篮图》两幅传世。《天中戏水图》，构图如同《花篮图》，将一艘龙船置与画面正中央，“龙舟殿宇图，画法工细，不用界尺，而规矩准绳皆备。图上空设御座……”。

李嵩擅长界画，像《钱塘观潮图》、《水殿招凉图》和《高殿焚香图》等，虽然都只摄取了宫殿楼阁某一角度，但描绘的规矩严谨而结构复杂的建筑物都精确无误。

南宋的画院并非位于深宫之中，画家可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创作。

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录皇帝与众臣游历西湖时还描述了龙船上的歌舞、戏曲等供人娱乐的活动，“至于吹弹、舞拍、杂剧、……流星、水爆、风筝，不可指数，总谓之‘赶趁人’，盖耳目不暇给焉。”而周密在书中的“舞队”部分，对傀儡戏的内容进行了更具体的描述。

傀儡戏即木偶戏，在元宵等大的节日里常常有人表演。宫中也时常召唤一些艺人去表演，《都城纪胜》说：“凡傀儡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当时的傀儡戏、影戏以及杂剧，都叫做话本。李嵩的《骷髅幻

戏图》就描绘了艺人表演傀儡戏的场景。

而“舞队”提到的另外一种节目“打娇惜”，据《都城纪胜》载“小儿戏剧糖果”有“打娇惜”[8]，也是百戏的一种。而且“首饰衣装，相矜侈靡，珠翠锦绮，眩耀华丽，”李嵩《货郎图》中的大部分人物，正是嬉戏玩闹的小孩。

李嵩《货郎图》描绘乡间货郎买货的场景。画家运用了极淡的设色表达出质朴疏朗的轻松感。每一部分都经过精心刻画，这让人回到了他作《花篮图》、界画时候的严谨细致。从美术史的角度看，李嵩对货担做这样精细的描绘是具有特别意味的。我们知道与李嵩同时代的几位画家都以各自专长为美术史所记载，刘松年以画四季不同景象赢得赞誉，马远、夏圭的“马一角、夏半边”在山水史上倍受瞩目。而李嵩让历史记住的是精细表达琐细物品的着迷。

李嵩描绘的货担货物的数量已经远超过正常民间货郎的货担。李嵩在1210年作的《市担婴戏图》中，树干上有自题“五百件”字样，在1211年作的《货郎图》左侧架下有自题“三百件”字样。粗略统计货担中的货物总共也有上百件，那么画面上“三百件”、“五百件”的数量便是确有所指。可见作者在有意无意暗示货担的非比寻常。

纵观李嵩几张《货郎图》，“其内容如出一辙”，“其可辨者应分为三大类，一是日常用具及杂物：竹笆子、竹箬篱、扇子、马扎、笊帚、瓶、罐、壶、桶、锄头、斧子、葫芦、铲子等。二是时蔬油果之属：‘山东黄米’、‘醋酸’、萝卜、茄子、青菜等，带格子的木柜中疑有糖果。三是玩具：小鸟、鸟笼、拨浪鼓、纸旗、小花

篮、竹笛、竹箫、铃铛、竹蛇、面具、长柄棒槌、单柄小瓶等。”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也提到南宋的“小经纪”即小商小贩，其中讲到“交床试篮（参加科考者装笔砚、食物的篮子）”、“扇牌儿”、“开笛（笛子）”、“鞞鼓（皮鼓）”、“诸班盃儿（盒子）”、“檐前乐（小风琴）”、“风幡”、“竹猫儿（竹子做的捕鼠笼）”、“消息子（金属做的捕鼠夹）”、“鸡笼”、“棒槌”……都在李嵩画面上出现。

李嵩描绘的一些货物在周密记载的南宋民间小买卖中无踪可觅，倒是周密在书里的另一段描述与李嵩在《货郎图》里描绘的物品有更多吻合。这是周密对孝宗光宗皇帝带领众臣游玩西湖的盛况：

“西湖游幸，都人游赏”提到：“淳熙间，寿皇以天下养，每奉德寿三殿，游幸湖山，御大龙舟。……凡游玩买卖，皆无所禁。画舫轻舫，旁舞如织。至于果蔬、羹酒、……时花、泥婴等，谓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玩具等物，无不罗列。”在大龙舟上买卖的货物有：“果蔬、羹酒、戏具、闹竿、花篮、画扇、彩旗、糖鱼、泥婴等。”“湖中土宜”在李嵩描绘的乡间货郎担中均可一意见览。

3. 结语

李嵩掺杂着他个人的经历、学识和修养，毋庸置疑地推崇精细画风。让线条承载表现物象的功能在李嵩眼中是至上的图象表达。

李嵩的一生创作了众多的作品，他从另外一个崭新的角度去发掘生活中的细节，甚至丝毫不放过物品的每个局部，这种对物品的着迷和新颖的观察角度在美术史上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

责任编辑 黄日暖